



单县四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案开审 犯罪嫌疑人当庭忏悔求原谅

近期,针对单县四名高考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本报以《单县也有两考生志愿被同学篡改》《单县被改志愿学生人数升至4人》《涉事者父亲向被改志愿考生致歉》进行连续追踪报道。17日,单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案件,审理结果也将于近期公布。涉嫌篡改他人志愿的陈某当庭忏悔。

本报记者 赵念东 牟张涛

本应读大学的他 坐在了被告席

10月17日,单县法院公开审理了单县一中四名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一案,因为嫉妒,此时本应坐在大学课堂上的单县一中毕业生陈某,却因涉嫌篡改同班四名同学的高考志愿,坐在了被告席上。

“按照庭审程序,公诉方首先陈述了陈某篡改四名考生高考志愿的事情经过,陈某皆表示没有异议。”被篡改志愿考生小田的姑姑田翠霞说,庭审期间,被告方没有在篡改志愿事实方面做过多申辩,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悔过以及争取宽大处理上。

田翠霞说,在庭审中,被告方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陈某所在村庄的联名证明信,证明“陈某没有前科,尊老爱幼……”,为其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对此,



对4名考生志愿被篡改一事,本报的报道版面。

田翠霞等考生家长认为,陈某篡改志愿的事实已定,而该证明信没有任何效力。

“庭审结尾,陈某念了一份他写的‘悔过书’,大体的意思就是承认其所犯的错误,希望

再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田翠霞说,他们考生家长并不接受这份悔过书,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陈某真心悔过,以及其父母对其孩子所犯错误而该有的歉意。

田翠霞说,孩子小,不懂事,还能理解。然而,在篡改事件发生始末,陈某的父母不仅没有登门道歉,甚至没打一个电话。即便在庭审前后,陈某父母面对他们考生家长,没说一句话。“陈某与其父母需要忏悔的对象是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法庭。”她说。

被改志愿四人 已就读篡改后高校

然而,作为受害者的四名考生却与自己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其中,超出一本线30多分且服从调剂的小凡有可能被青岛科技大学录取,结果却上了山东理工大学。高出一本线19分的小朱很有可能被国家重点学校新疆大学录取,如今却上了烟台大学。一直梦想当警察的小田,很有可能被江苏警官学院录取,如今却成了潍坊学院免费师范生。而小徐也因志愿篡改,被山东女子学院录取。

如今,距离志愿篡改事件已

过去近3个月,因迟迟未有解决办法,四名考生只能来到被篡改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为了了解他们的现况,10月22日,齐鲁晚报记者电话联系了四名考生。

“我已经与学校和教育部签订了毕业后从教6年的协议,其间不能考公和考研。”如今身为潍坊学院免费师范生的小田沮丧地告诉记者,小学教师或将是她将来的职业。“老师也不错,工作稳定,还有假期。”交谈中,小田的话语中透露着些许无奈。

当记者提及法院公开审理陈某篡改志愿一案以及陈某在法庭上念的“悔过书”时,小田表示不知情。而对于是否会接受陈某的悔过,他不想表态。后来,考虑到小田心情低落,本报记者终止了采访。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又拨通了小朱的电话,接电话的为小朱父亲,他告诉记者,小朱受此事打击很大,直至开学时还有很大情绪。“如今,他刚刚稳定下来,不希望他再被打扰。”

济南百家驴友俱乐部八成难开张 业内人士称想着盈利的都活不长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先后失去“左膀右臂” 昔日“强驴”胆小了

国庆期间,一名青岛籍驴友从木里县非法穿越亚丁自然保护区,途中高反严重,因拒绝有偿救援耽误救治最终罹难一事,又一次让人们将视线转移到驴友这个群体身上。“驴友会故意选择一些人迹罕至的线路,那里荒无人烟,比如雅安319国道附近的一些线路,走几十公里也见不到一处人家。”济南市一家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捷说。

山东户外联盟创始人济南随哥依旧清晰地记得徒步穿越北京箭扣长城时的危险,“都是没有修整过的古城墙,很多砖块都已经变酥,还有的地方异常陡峭,生怕掉下去。”随哥说,泰山西马峰也一样,几乎是垂直的,有人爬到半山腰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等着先爬上去的伙伴放绳子下来拽。

但现在的随哥有些后怕,已经不敢再去那些地方。因为2011

近日,“驴友”圈子有点不太平,常有“遇险”的新闻见诸报端,让人唏嘘不已,幸运者来救援,不幸者命陨荒山。在驴友圈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把“安全第一切忌个人英雄主义”奉为圭臬,可为何驴友事故依旧频繁发生?驴友俱乐部又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呢?



翻山进入水帘峡的驴友。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年的五个月之内,随哥先后失去了自己在山东户外联盟的“左膀右臂”,他们都是驴友圈子里的“强驴”。随哥清楚地记得两位好友罹难的时间。2011年1月11日,好友在登上济南仲宫双崖山顶拍照时,没有看到悬崖,跌落山间罹难;2011年5月15日,另一位好友在甘肃梦柯冰川登山时,从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跌落。

盲目开张的俱乐部 出事较频繁

2000年,济南热爱户外旅游的驴友开始成立俱乐部。目前,济南有大大小小百余家驴友俱乐部,而真正在圈子里活跃的,仅20多家。户外驴友俱乐部的成立成本很低,没有固定场所,工作人员很多是兼职,几乎没有去工商进行注册的俱乐部。“现在有些人跟着别的团队走过几次,便自己建个群也组织驴友的户外活动,有时候前面领队的头驴只顾着自己走,后面的人跟丢了也不知道,还有的人光顾着帮女驴友,男驴

友就晾在一边。”杨捷说,盲目开张的户外驴友俱乐部,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出事,旅途到了终点缺了成员都不知道。

户外驴友俱乐部的发展,都是从AA制开始,一辆大巴车的租金大家平分,午餐自理,住宿自理。济南地区生存状况较好的户外驴友俱乐部,大都选择以周边短线为主,不靠发展旅游长线盈利。“每辆大巴车,我们只盈利超出30个人的部分,然后去购置必要的对讲机、丝带,简单的救援设备。”随哥说,选择俱乐部的原因,就是你的线路好,价格公道,一旦以盈利为目的,时间长了驴友就不跟你玩儿了。

就济南来说 救援还是个空白

驴友常常选择人迹罕至的地方活动,而这些地方,常常没有专业救援队,只能依靠出事地点最近的居民和消防、武警等部门帮助救援。

在绿野救援队呆过两年的杨捷说,通常情况下,救援队会在城市里驻扎,成熟的景区往往也有自己的救援队和救援方案。但在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带出现情况,驴友很难获得专业的救援队救援,首先要依靠的是驴友团队以及遇到危险的驴

友本人的自救能力。

就济南来说,救援还是个空白。除了红十字会下属的纯公益性救援队蓝天救援队,还没有其他救援队可以从事搜救工作。“其实一旦发生事故,是很难救援的,很多都是致命的。”随哥说,每年四川四姑娘山花费在救援上的费用达到七八十万元,而这些费用是很难由个人承担的。

在救援的问题上,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国忠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驴友个人不购买门票通过野路进入景区,因为跟景区之间没有契约关系,景区是可以不救助的,但与此同时,政府和官方是要无条件救助。

近年来驴友团队事故频发,也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甚至有旅行社对俱乐部“抢人头”不满,投诉到当地旅游局。“跟着驴友俱乐部出去,完全是驴友你情我愿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契约关系,目前无论消费者权益法,还是旅游法等相关法律,都没有针对驴友俱乐部的相关规定。”陈国忠说。

为了规避风险,现在,凡是超过两天的行程,山东户外联盟都要为所有驴友购买一份保险。与此同时,为每一位导游购买责任险。“事故就在你看不到的点点滴滴,还是买个保险安心。”